



# 读者文摘

1986 1—12

总 54—65期

《读者文摘》编辑部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• DUZHEWENZHAI



《读者文摘》封面封底美术摄影作品选

1986

编辑题记：

好的艺术作品是有灵魂的，它包容着的不仅是造型、色调、技巧，而且流露出融自然、社会、人的情感为一体的更丰富内涵。

——彭长城



三个音乐家

〔法〕毕加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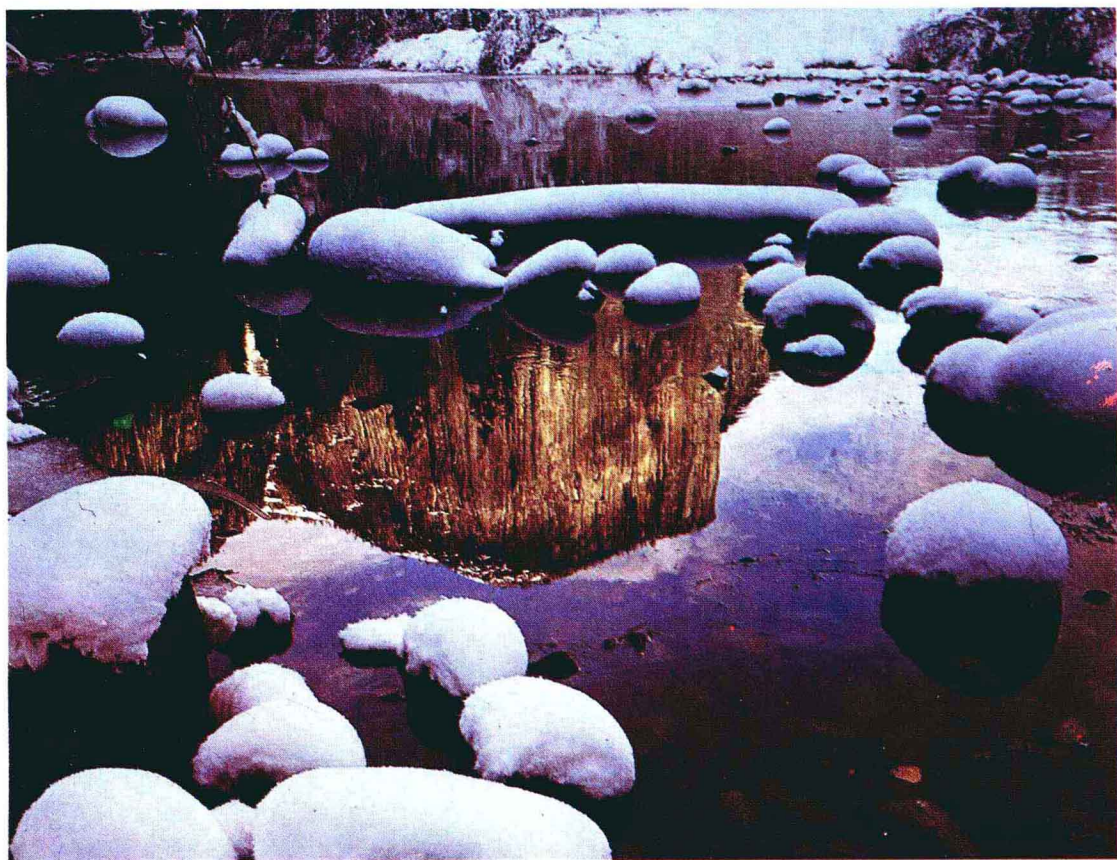
手枪与人

〔加拿大〕柯尔维尔



嘉年华之夜

〔法〕卢梭·恩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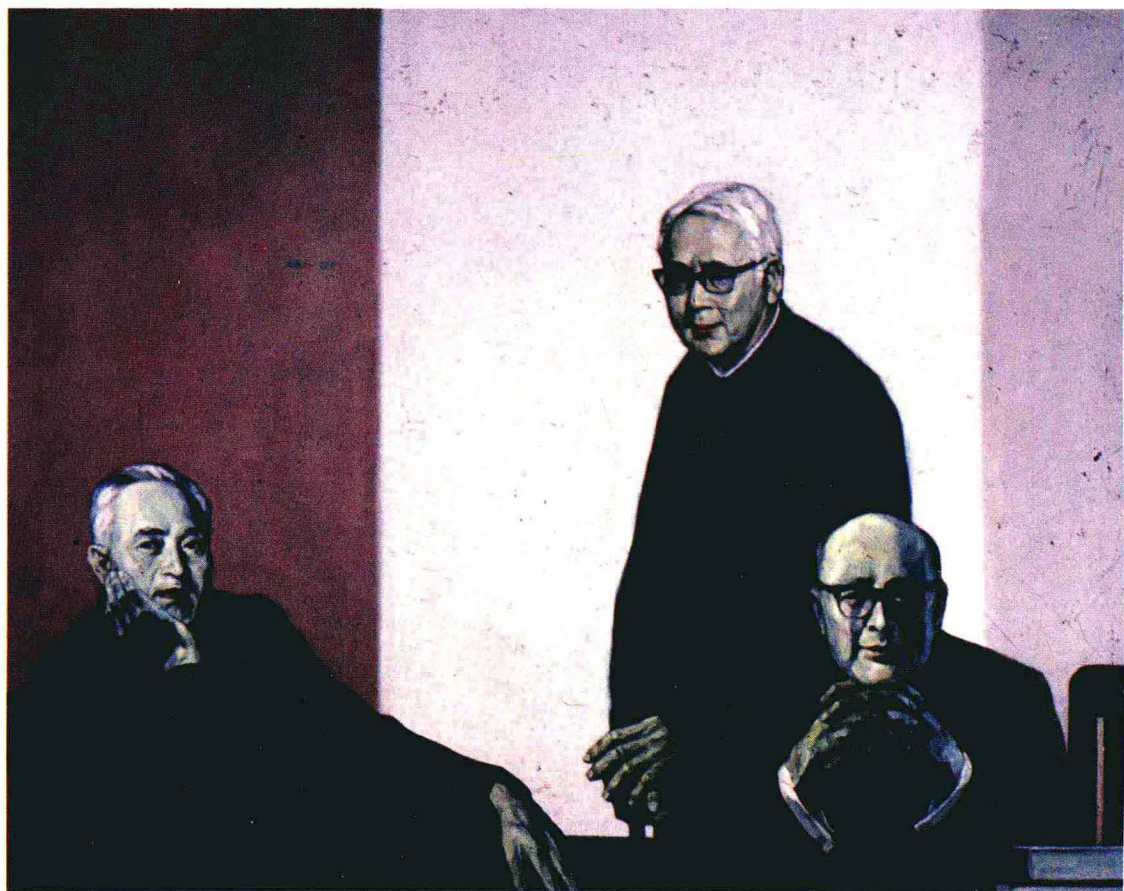
融



康定斯基的油画



高空摄影：散 花



在各自的领域里——李四光、华罗庚、钱学森（油画）

区础坚

· 文苑 ·	倾诉	7
	风格散记	9
· 名作欣赏 ·	我有一个恋爱	4
	孔夫子的箴言	14
· 社会之窗 ·	忠烈家风	2
· 人物 ·	将军泪	11
	一张照片	48
	名人轶事 4 则	35
· 人生之旅 ·	巴金谈理想	5
	难以想象的抉择	16
	岁月并不催人	39
· 天南地北 ·	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国王	20
	英国的王室	22
	电视的祸患	26
	《喀秋莎》纪念碑	18
	海外奇谈 (3 则)	19
	爱滋病在各国	38
· 经营之道 ·	三十五次紧急电话	27
· 文史园地 ·	文史典故二则	17
· 人间传奇 ·	“我的降落伞张不开！”	15
· 历史一页 ·	战友	32
· 书摘 ·	情爱论	46
· 纵横谈 ·	青年的自我意识	31



# 读者文摘

1 / '86

总第54期

1月1日出版

## 卷首语

### 为了这一片爱心

请你读《忠烈家风》。没有多少豪言壮语，仅仅以朴实的笔调写了一位倔强的老兵，还有他那普普通通的一家人。但，足以使人下泪。因为，它处处洋溢着对祖国、对人民的爱。那么执着，那么深沉。

请你读《战友》。十年动乱中发生的事，至今读来仍使人为之动容。那是阶级的爱，肝胆相照，生死与共。

请你读《情爱论》。它述说的是人类最古老、也是最亲密的爱情。爱之中，又充满了理性，洋溢着美。

“失去了爱，斯世莫如一片荒漠。”

这一期，是新年的开头。我们要继续努力，永不停歇。仅仅是，为了数百万读者，为了读者对杂志的一片爱心！

· 知识窗 ·	气味影响行为	37
	吉祥用字	36
· 两代之间 ·	“孩子，我对你说过一百遍了……”	40
· 生活之友 ·	怎样做个好妻子	42
	身心舒畅七诀	44
	排除烦恼的十五条建议	41
	信任	45
· 法律知识 ·	这起“断舌案”该如何断	28
· 警探史话 ·	领事凶杀案	30
· 点滴 ·	自知之明 (8) 意林 (10) 国王的替身 (23) 幽默 (24、25) 语丝 (31) 幽默二则 (36) 悼词 (40)	
· 封面 ·	国外摄影 (王桂云供稿)	
· 插一 ·	红衣女郎 (摄影) [日]今井功	
· 插二 ·	国外摄影 (纪晟供稿)	



前排右起：  
刘斌、刘明、王昌群、刘光，  
后排右起：  
刘丰、陈加勇、张继功、刘勤。

● 顾月忠  
吴克鲁

| 忠 | 烈 | 家 | 风 |

六十多岁的刘斌，白发满头，背也有点驼了。近来，他时常独自一人坐在僻静处默想沉思。这位荣立过战功的老军人，在担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司令员的日子里，接连把两个儿子送上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前线，又接连得到了儿子们牺牲的噩耗。作为父亲，他一度悲痛得难以自持。如今，他在想些什么呢？

一九七九年春，越军疯狂挑衅，屡屡侵犯我国土，打死打伤我边民，一场强加于我方的战争近在眉睫。担任文山军分区副司令的刘斌，回家对老伴王昌群说：“实在欺人太甚！如果上面命令自卫还击，我上，咱们家能上的都上！”他给儿女们一一写信，要他们到时候不要贪生怕死当孬种，丢党的脸！

儿女们果然从信中受到鼓舞。在昆明工作的大女婿张继功，连夜向组织交了求战书。

不久，上级把坚守猛峒某高

地的任务交给了刘斌，他出征了。

刘斌带着一支边防部队坚守猛峒某高地。战斗十分激烈，跟随刘斌的一位同志怕他出事，劝他下去躲避。刘斌火了，喝道：“就我的命金贵！？”他拿来几颗手榴弹，向冲到阵地前沿的敌群投去……

与此同时，在部队当侦察兵的大儿子刘光翻开笔记本，写下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。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二女儿刘丰也报名参加了火线救护队。王昌群所在单位——文山州商业局，从八个县中抽调四十多名服务人员，组成“支前服务队”正准备出发。在确定由谁带队时，王昌群站出来说：“我去！”于是，她也上去了。

这一家人在战斗期间尽管互相不通音讯，但都怀着同一信念，个个表现出色。参战的四人中，三人立功，一个受嘉奖。为此，刘斌还举行过一次家宴来庆祝呢。

二

立功后，大儿子入了党，被提升为排长，并被送到南京外语学院深造。一九八一年初，刘光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十四门功课，五门满分，其他九门都是九十九分。

云南省军区领导机关看到这张成绩单，立刻把刘光叫去，一看，嘿，小伙子又棒又机灵！听说还喜欢打球、游泳、弹吉他，是个“全才”，当场拍板：“你回去准备一下，马上到省军区机关报到！”

刘光对这一决定感到太突然。毕业前夕，他在给未婚妻段玲的信中写道：“我的毕业文凭上凝结着烈士的鲜血。我想，我并不脱俗，也不是什么英雄，但我有理想，生愿做岳飞式的卫国志士，死愿做国歌中的一记音符。一个革命军人，天职是保卫祖国，奋战沙场……”刘光请组织上重新考虑对自己的安排。

省军区机关派人找此时任保

山军分区司令员的刘斌谈话，请老子出马做儿子的工作。

刘斌知道儿子的心愿是想上前线，毅然表态：“刘光想到基层干，就遂他的心愿吧！”省军区机关的同志怀着惋惜而又敬佩的心情放走了刘光。

在前线某部侦察连当了副连长的刘光，如鱼得水，工作越做越有劲。这年十月，他带领小分队执行各种任务二十四次，亲自排除敌人埋设的地雷八枚。一次，连队在执行任务中与入侵的越军突然遭遇，敌人凭借有利地形，居高临下，用猛烈火力封锁住道路。关键时刻，刘光不顾危险，端起一挺机枪跃出战壕，迂回到敌人的侧后，突然开火，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。连队趁机通过了道路。

### 三

刘斌对自己的儿子感到欣慰。不过，他没向老伴透露：由于想儿心切，他常做恶梦。

妈妈对前线的事儿果然一无所知。她可忙啦，又是跑商店买毛毯，又是请人帮助缝新被褥，准备给光儿办喜事。因为段玲已是二十好几的大姑娘啦！

刘光的大姐刘勤这些日子也老抿着嘴笑，不时地对刚出世的女儿说：“柳柳，快别哭啦，大舅舅回来结婚，给你带回最好的礼物！”

段玲的心更象吃了蜜一样甜。脸上时时泛起红晕。

全家人喜气洋洋。可就在這時，噩耗传来——刘光牺牲了！

经过是这样的：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日，刘光率领一个小分队在边境我方一侧执行巡逻任务。在一个山洼里，他们发现了越军在我境内埋下的地雷。刘光知道，自己的排雷技术比战友们强，他果断地命令排雷的战友们撤后隐蔽，自己上前排雷。当他排除了一颗雷，准备再搜索时，不幸误触响了另一颗雷……

全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中，刘光的妹妹刘丰眼睛哭肿了；姐姐刘勤的奶回了，小女儿柳柳饿得哇哇哭。刘斌赶到连队，一见儿子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只觉一阵晕眩，女婿张继功急忙一把搀住，刘斌推开他的手，说：“没事儿，就是腿有点软。”王昌群扑倒在儿子遗体上，别人拖都拖不开：“小光啊小光，你一个人走太孤单了，妈妈陪你去……”

姑娘段玲的泪早哭干了。她送了一个大花圈，坚持在花圈的缎带上写上“妻子敬献”几个字，谁也说不回她。刘光的遗体火化后，她抱着骨灰盒要去领结婚证。

刘光生前的同学闻讯纷纷赶来，在失去了长子的父母面前，扑通扑通，跪倒一片，表示今后要替刘光尽心。刘斌一见，眼泪刷刷地滴。

这时，商业局政工科副科长丁丕芳找王昌群谈话，说：“你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，组织上考虑，你可以把小儿子调回身边工作。”

王昌群跟老头一商量，刘斌坚决摇头：“我们只有报效祖国的义务，没有接受照顾的特殊权利！”

保山军分区政委陈秀田对王昌群说：“老王，你再给老刘做做工作，把小儿子调到分区来吧，你们家的情况特殊，别人不会说什么的！”

刘斌还是摇头：“情况特殊？情况特殊的就咱一家？”

刘光生前所在部队副政委段光寿来访，听说刘明在前线部队工作，马上说：“我回去反映反映，这种情况，应该照顾！”

刘斌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必了！我是军分区司令员，不能通过关系干这种事！”

在昆明市民政局优抚科当副科长的田嘉玲，这时也对老战友王昌群说：“老王呀，我做了一辈子民政工作，这方面的事情我

懂，只要你给有关部门写封信，他们就会照顾的！”

刘斌仍不同意。王昌群哭了，说：“老头子，你怎么这样糊涂！大道理谁不会讲？高调谁不会唱？可你刘斌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……”

刘斌也发了火：“我是唱高调吗？正打着仗，把我这司令员的儿子从前线调回，就不怕扰乱军心！”

### 四

明儿返回前线后，刘斌一天更比一天消瘦。他离休了，住进云南省军区小虹山第二干休所。大女儿回来看他，喊爸爸没人应，一找，才发现他一个人象雕塑一样呆在没人的地方。

刘勤把他扶进屋，说：“爸爸，你要是想小明，就去看看吧！听说好多战士的亲属都过去了。”

他沉思了一会儿，还是摇摇头：“我不能去！我一去，部队上就会猜测，刘斌大儿子不在了，他来，是不是要让部队照顾一下他的小儿子？”

第二天，刘勤和丈夫请假乘坐火车来到刘明的部队驻地。刘勤看到弟弟回到连队，从头到脚泥糊糊的，膝盖处裤子挂破了，头发老长，心里直发酸。正想上去拍打拍打，谁知弟弟一瞪眼，气虎虎地说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没容姐姐解释，他又说：“今晚十一点多还有一趟末班车，你们回去！”

姐姐望着执拗的弟弟，忍不住哭了：“好，小明，我们走！”说完，从提包里掏出一袋巧克力糖和几条烟，放在桌上。

副连长发怒了：“九班长，你要什么态度，姐姐、姐夫来了，住一宿有什么不可？”

刘明低下了头。他掏出十块钱买了几瓶罐头、一瓶酒，请几位战友陪姐姐、姐夫吃晚饭。他很少吃菜，只喝了几杯酒。战友

们离去后，他遮着脸，为的是不叫姐姐看见自己的眼泪：“大姐，大哥，你们不知道我多想你们呀！看到别人的亲属来，我半夜半夜睡不着！可是，光哥给我留下了榜样；我不能让光哥失望，让爸爸失望啊！”

第二天，刘明送大哥、大姐到火车站。列车就要启动了，刘明突然抓住继功的手，说：“大哥，打仗的事，难免有万一，如果我回不来，跟光哥一块走了，两位老人就全托付给你们了！”停了停，他又说：“我没有其他要求，我死了，给我坟上添一把土吧！”

刘明脱下军帽，向亲人告别。

万没想到，车站一面竟成永诀：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，刘明在一次抗击越军军级规模进攻的战斗中光荣牺牲。

当时，刘家还没接到通知。妈妈把那只大公鸡喂得肥肥的，足有七八斤重，说是等明儿回来

再杀。两个姐姐又跑商店，又做针线活，给小明准备结婚的用品。娘儿仨在一块说：“小明回来那天，咱们每人炒个菜，看谁的菜味道鲜！”

刘斌表面上看来很平静，可是每当前线有伤员转来，他总是顾不上吃饭，跑去打听小儿子的近况。一天上午，刘明的好友陈浩来家，刘斌看他神色不对，象刚哭过一样，心里一惊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快跟我说。”

陈浩张了张嘴，没说出声，就一扭脸跑出了屋。刘斌一下全明白了。但他不信，急忙让大女婿去核实。过一会儿，大女婿回来，眼哭得红红的。

刘斌浑身一阵发软，往床上一躺就起不来了。一连三天，老伴下班后问他哪不舒服，他说：“腰疼。”第四天，他起了床，来到老伴刚调进的新单位——云南省粮油运输公司，对老伴说：“家里有点事，你回去一下。”

刚进家，刘斌嘴唇哆嗦着

说：“小明……他……也牺牲了！”

王昌群的脸刷一下变白了。她张了张嘴，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
刘斌竭力控制着自己。他不当着家人的面哭，跑到楼上老战友张副司令员家，止不住泪如溃堤。

仅仅过了半个多月，刘斌又要送二女婿陈加勇上前线了。当时，老伴尚卧床不起，听说后，把刘斌喊去，轻轻地说：“老头子呀！万一加勇再有个好歹，怎么跟小丰交待呀？”

妈的话被刘丰听到了。她走过来，说：“妈，别伤心！我同意了，就让他去吧！”妈没再说什么，她理解，拦是没有用的，也是不应该的。她只是掏出手帕帮女儿擦去泪。

刘斌用颤抖的手拿出一瓶酒，交给加勇说：“你给小明带去，替我浇在他的坟头上……”

（《瞭望》1985年36期，

张奕林、吕杭推荐）



## 我 有 一 个 恋 爱

●徐志摩

我有一个恋爱；——  
我爱天上的明星；  
我爱它们的晶莹；  
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。

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，  
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，  
在海上，在风雨后的山顶——  
永远有一颗，万颗的明星！

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，

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，  
旅行人的灯光与南针；——  
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！

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，  
象一堆破碎的水晶，  
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——  
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。

人生的冰激与柔情，  
我也曾尝味，我也曾容忍；  
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，  
引起我心伤，逼迫我泪零。

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，  
献爱与一天的明星；  
任凭人生是幻是真，  
地球存在或是消泯——  
太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！

# 巴金谈理想

光辉的理想象明净  
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  
的尘埃……



老作家巴金收到无锡县钱桥中心小学十个“寻找理想的孩子”的一封信。其时，巴金同志正在病中，他用颤抖的手提起笔，断断续续用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，写了一封深情的回信。

亲爱的同学们：

你们的信使我感到为难。我是一个有病的老人，最近虽然去北京开过会，可是回到上海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似的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讲话上气不接下气，写字手指不听指挥，因此要“以最快的速度”给你们一个回答，我很难办到。我只能跟在你们背后慢慢地前进，即使远远地落在后面，我还可以努力追赶。但要带着你们朝前飞奔，不是我不愿意，而是力不能及了。这就说明我不但并无“神奇的力量”，而且连你们有的那种朝气我也没有，更不用说什么“神秘钥匙”了。

不过我看你们也不必这样急，“寻求理想”不是一天、两天的事。理想是存在的。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灭；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各人有各人的目标，对理想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。我听广播、看报纸，仿佛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“理想”，仿佛理想在前面等人，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。那么你们为什么还那样着急地向我“呼救”呢？你们不是都有了理想吗？你

们在“向钱看”的社会风气中感觉到窒息，不正是说明你们的理想起了作用吗？我不能不问，你们是不是感到了孤独，因此才把自己比作“迷途的羔羊”？可是照我看，你们并没有“迷途”，“迷途”的倒是你们四周的一些人。

我常常想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时会是十分古怪，叫人难以理解。人们喜欢说，形势大好，我也这样说过。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也有自己的经验。根据我耳闻目睹，舍身救人、一心为公的英雄事迹和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好人好事，每天都在远近发生。从好的方面看当然一切都好；但要是专找不好的方面看，人就觉得好象被坏的东西包围了。尽管形势大好，总是困难很多；尽管遍地理想，偏偏有人唯利是图。你们说这是“新的现象”，我看风并不是一天两天刮起来的。面对着这种现象，有人毫不在乎，他们说这是支流，支流敌不过主流，正如邪不胜正。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譬如说钞票变成了发光的“明珠”，大家追求一个目标：发财，人人争当“能赚会花”的英雄；又譬如说从喜欢空话、爱听假话，发展到贩卖假药、推销劣货，发展到以权谋私、见利忘义，……也不要紧，因为邪不胜正。还有人说：“你不要看风越刮越厉害，不久就会过去的。我们有定风珠嘛！”同他们交谈，我也感到放

心，我也是相信邪不胜正的人，我始终乐观。

同学们，请原谅，我不是在这里讲空话。束手等待是盼不到美好的明天的。我说邪不胜正，因为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是与非、光明与阴暗的斗争。最后的胜利当然属于正义、属于光明。但是在某一个时期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，是也会败于非，光明也会被阴暗掩盖，支流也会超过主流，在这里斗争双方力量的强弱会起大的作用。在这一场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中我们绝不是旁观者，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。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成员，是这个国家的公民。要是我们大家不献出自己的汗水和才智，那么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腾飞，也不过是一句空话。我常常想为什么宣传了几十年的崇高理想和大好形势，却无法防止黄金瘟疫的传播？为什么用理想教育人们几十年，那么多的课本，那么多的学习资料，那么多的报刊，那么多的文章、到今天年轻的学生还徬徨无主、四处寻求呢？

小朋友们，不瞒你们说，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，就连我也感到迷惑不解了。我要问，理想究竟是什么？难道它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？难道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？这几十年我们哪一天中断过关于理想的宣传？那么传播黄金瘟疫的病毒究竟来自何处、何方？今天到处在揭发有人贩卖霉烂的食品，推销冒

牌的假货，办无聊小报，印盗版书，做各种空头生意，为了带头致富，不惜损公肥私、祸国害人。这些人，他们也谈理想，也讲豪言壮语，他们说一套，做另外一套。对他们，理想不过是招牌、是装饰、是工具。他们口里越是讲得天花乱坠，做的事情越是见不得人。“向前看”一下子就变为“向钱看”，定风珠也会变成风信鸡。在所谓“不正之风”刮得最厉害、是非难分、真假难辨的时候，我也曾几次疑惑地问自己：理想究竟在什么地方？它是不是已经被狂风巨浪吹打得无踪无影？我仿佛看见支流压倒了主流，它气势汹汹地滚滚向前。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理由灰心绝望，因为理想明明还在我前面闪光。

理想，是的，我又看见了理想。我指的不是化妆品，不是空谈，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。理想是那么鲜明，看得见，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。它是海洋，我好比一小滴水；它是大山，我不过一粒泥沙。不管我多么渺小，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。拜金主义的“洪流”不论如何泛滥，如何冲击，始终毁灭不了我的理想。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顶得住。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。

我在二十年代写作生活的初期就说过：“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群体的生命上面，在人类繁荣的时候，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，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？”在三十年代中我又说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同情，更多的爱，更多的欢乐，更多的眼泪；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，我们必须把它们分给别人，不这样做，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。”你们问我伏案写作的时候想的是什么？我追求什么？我可以坦率地回答：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话。我追求集体的幸福和繁荣。

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

路，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，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，我经常感受到“内部干枯”的折磨。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，它有时离我很远，有时仿佛近在身边；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，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。有时我竭尽全力，向它奔去，有时我停止追求，失去一切。但任何时候在我的前面或远或近，或明或暗，总有一道亮光。不管它是一团火，一盏灯，只要我一心向前，它会永远给我指路。我的工作时间剩下不多，我拿着笔已经不能挥动自如了。我常常谈老谈死，虽然只是一篇短短的“随想”，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我对人生无限的留恋。我不需要从生活里捞取什么，也不想用空话打扮自己，趁现在还能够勉强动笔，我再一次向读者，向你们掏出我的心：光辉的理想象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，我的心里又燃起了热爱生活、热爱光明的火。火不灭，我也不会感到“内部干枯”……

亲爱的同学们，我多么羡慕你们。青春是无限地美丽，青年是人类的希望，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，这样一个信念，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。理想就在你们面前，未来属于你们。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。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，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，你们就永远不会“迷途”。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，只要不停止追求，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。不用害怕，不要看轻自己，你们绝不是孤独的！昂起头来，风再大，浪再高，只要你们站得稳，顶得住，就不会给黄金潮冲倒。

这就是一个八十一岁老人的来迟了的回答。

巴金

六月二十五日

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1985年

10月18日，葛静波推荐）

## 附：孩子们给巴金的



敬爱的巴金爷爷：

我们是十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平均年龄不到十一周岁，在学校里都获得了“三好”或“品学兼优”的奖励。但是近年来，我们被一些新的现象迷惑了。爸爸妈妈说话三句不离钞票，社会上常以收入多作为自己的骄傲。有位每月工资是三十多元的老师，当我们问她工资多少时，她脸红了。我们有位同学数学考了九十四分，她鸣咽起来，原来爸爸妈妈应她，考了九十五分可得五元奖金。许多家长都用金钱、新衣、旅游来鼓励我们取得好成绩。有些同学在谈到将来时，往往把单位好、工资高、奖金多作为自己最好的向往。一句话，为金钱工作、为金钱学习，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。这难道就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少年应该追求的理想吗？作为三好学生，我们可以攻克学习上的重重难关，但是在这里，在理想问题上我们成了十只迷途的羔羊。但是我们不甘沉沦，我们决心探索、寻求，我们十个朋友决定开展一个“寻求理想”的活动。

巴金爷爷，您是举世闻名的大作家，我们读过您写的很多书。我们常常被您的文章感动得禁不住掉下泪水。现在您已上了年纪，可是我们还常常在报纸上、电视里看到您在忙碌地工作。我们想您那里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有打开我们心灵窗户的神秘钥匙，因此，我们想向您请教。当您伏案写作的时候，您想的是什么？您写了那么多的书，您追求的是什么呢？

巴金爷爷，我们知道您很忙，您有很重要的工作，您还需要休息，我们实在不愿意打扰您，但是我们十分需要您的帮助。十只迷途的羔羊向您呼救，请您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们指点。

祝您长寿！

江苏省无锡县钱桥中心小学

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

## 倾 诉



我在N城认识一位工程师。从外表看，他是个极平常的人，有些抑郁，中等个，35~40岁年纪，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，头发虽有些稀疏，但尚未发白。他有着极其广博的学识，这不仅是在他自己的专业方面，而且其他方面也有着惊人的博学，同时他又是一位谦逊而又很有礼貌的人。一句话，人们称他是一位“地地道道的名流绅士”，我则称他是普通的人。

我同他偶然相遇，一见如故，谈得非常投机。我几乎每天都上他家拜访，在那里我开始领悟到了那种诗人赞颂的“家”的真实含义。工程师和他的妻子——几乎比他小10岁的金发女郎和两个女儿，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。整个家庭充满了和谐、安宁和相互谅解。

春初，一个美丽的傍晚，我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。工程师的妻子收了餐具，由两个一向乐于

帮忙的女儿陪着到厨房去了。桌旁只剩下我和工程师二人。

在几分钟里，我们无意地赞叹着火炉里跳荡的火苗，埋藏在我心底的话不知怎么不知不觉地从我口中流出，我讲了我自己的生活悲剧——美丽的姑娘……富贵豪门……贫穷的青年……，秘密的幽会……匆匆的接吻……父母的反对……告别……山盟海誓：永远相爱！……而后来，一切全化为泡影。

“最终，我还是个老光棍——而我并不觉遗憾！”我做了个强作镇静的手势，“但是自从认识你们之后……”

工程师呆呆地注视着火炉，从他那几乎没有张开的唇中突然蹦出个词来：

“我们……？”

他点燃一支香烟，敞开了心扉。

“看来你相信我的生活是充满了甜美和幸福罗？我爱我

的家庭，也喜欢我的工作。是的，我感到幸福。……然而在当时……

“你知道，当我还是大学生时，就深深地陷入了情网。我是学理科的，她学的是语言，比我小两岁。

“她并不漂亮，身体矮小，双腿略有点弯，小小的鼻子——我的伙伴们时常拿我们的爱情取乐逗笑。但在这爱情之中却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美，一种内心的诚挚的眷恋，或者吸引力……”

“我是未来的工程师，简而言之，我爱上了她，而我不是唯一的爱她者；我们班足足有一半人和我同样追求她，而她却选中了我，虽然在当时我也算不上美男子。

“我们一块散步，相互交谈，我们也接吻，拥抱。我是幸福和自豪的，这不仅因为她爱我，而且，作为一个正直的男子汉，首要的是因为她爱的是我，而不是那种比我更漂亮、更聪明和仍然可以进行挑选的人。

“事情持续了两年，除了假期，当我们都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，我们两个，至少是我，在分分秒秒掐算日子，直到新学期的开始！”

“这种迷恋简直弄得我神魂颠倒！我竟然写起诗来了！尽管是一些拙劣的诗，然而她却很喜欢它，除了她以外，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诗。我的学理工的同伴们，对于我们的这种爱情觉得有些可笑。我写诗，记日记，朗诵自己的诗稿，并应她的请求，把那些诗送给她。她向我允诺，绝不把那些诗给任何人看，它们只属于我们两个人，就象我们的吻一样——她说。

“就这样，我们度过了几年的大学生生活。后来我结束了学业，离开了那个城市，并为每天的面包奔波操劳。说来也有点不好意思，然而事实正是这样：我们首先得吃饭，其次才谈得上恋爱

二字。

“我们什么都没有说，也没有商量今后该怎么办，关于结婚之事更是只字未提。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，既然是两人真诚相爱，就不会发生其他意外。我必须找到职业，而我也必须等到她大学毕业。她在学校时，我曾给她写过一封信，那时我正在法国漂泊，她无法给我回信。

“几年过去了，我工作着，思念着，我敢断言，她也同我一样。

“终于有了一个机会，我获得了成功，首先是在家乡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业。此刻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，只有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对她知道的多么少啊！她的面孔，假如我会画的话，我能准确地将它描绘出来。但她大学毕业后的地址和她父母的地址我却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个小城镇的名字。我给她写了一封信，信封上没有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，既没有收到她的回信，也没见把那封信退回来。我没有时间去查寻，也没有钱请人去查寻，我便放弃了这种念头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愿望而不去做必要的努力和争取。

“一天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春天情诗比赛的消息，比赛中最优秀的诗刊登在报上，而我作为一个热诚的读者也读了那些诗。第三首诗使我大吃一惊，它出自我的手笔！错不了，没有任何疑义；我认得出自己写的诗，《倾诉》……是我最喜爱的，送给她的那首。

“我是否有必要证实是谁投的那首诗呢？假如是她，我能找到她，假如不是……那我也知道该怎么办。

“发表的诗署的都不是真名。我给编辑写了一封信，随后我又亲自去拜见他；他拒绝在比赛结束之前告诉我投稿者的真实名字，因为奖品是一笔为数可观的钱，足够两个人前往地中海避暑两个月的全部费用。他要我体谅……可这样我就得等6个月！

“我明白他的意思。经过长时间恳求，他终于答应帮我转信，我即刻开始写信，聚集在心底的爱和忧虑一齐迸发出来，倾注到纸上，表白，恳求，责备，再一次的倾诉……

“信发走了。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犹如梦游病患者般心荡魂忧。我期待着回信，同时我颤抖着……难道一切都是多余的吗？我的生活几年前已经安顿好了……也许，她的生活也真的……而现在……假如一切都推倒重来？……值得吗？……然而信已经发走了。”

他停了片刻；似乎在搜寻回忆的思绪。他猛劲吸了口将要燃尽的香烟，吐出一股很浓的白烟，并把目光投向这飘浮的白雾。我急切地想让他继续往下讲，几乎呼喊了起来：“那……？”——然而我控制住了自己。

不一会，他又继续谈下去：

“几乎过了两个月，回信终于来了。我相信，当我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字时，我的心碎了。虽然我面前放着那封信，可也许

我在桌旁已整整呆坐了几个小时，直到我有勇气打开它。

“是的，是她，是她寄的诗稿！她不但没有把它送给别人，而且还把它和其他的信以及我们的日记一起保存着。她没有忘记我，她等待过我，甚至现在依然在等待着我。她爱我，我是否要到她身边去呢？……”

啊！终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真蠢，我该想象出结局的，自然是皆大欢喜，全家团聚，比赛结局我是已经看到了的，这就是幸福，这就是温暖的家庭！

“你的故事可以结束了，我的朋友。真有戏剧性的色彩！那你就是这样重新找到了你的情人，你的妻子。你可真是那个走运的人啊！”我说。

工程师看着我，这在他整个讲述过程中还是第一次。他猛劲抽着烟，把目光转向那正在变为灰烬的火。此刻，黄昏用自己的暗幕盖住了整个房间，我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孔，只觉着有一种奇特、异样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。我的话，刚有个欢快的开头，也残留在浓黑的夜暗之中。我没有勇气继续说下去，虽然我的朋友并没有半点怪罪我的意思。

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就这样寂静地坐着。我预感到，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将发生。

工程师终于忍受不住这沉默，把烟蒂扔进了炉里，用一种奇怪的、嘶哑的声音说：

“信……那信……昨天才收到……”

（谭汝康摘自《未来》1984年

第1期，海漫图）

## 自知之明
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，正在美国某大学执教的爱因斯坦接到邀请，让他就任以色列共和国的总统。对这个多少人为之垂涎的总统宝座，爱因斯坦却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：“我对自然界了解不多，对

人就更是一无所知了”，“我整个一生都在同客观物质打交道，因而，既缺乏天生的才智，也缺乏经验来处理行政事务以及如何公正待人，为此，本人是不适合如此高官重任，且不谈高龄的衰老已经在减少我的精力了”。这些由衷之言，体现了爱因斯坦高贵的自知之明。

（纪玉明摘）